

明官服“四幅制”营造的节俭礼法

刘畅, 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通过探究传承千年的节俭“幅制”官服营造法则,分析明官服整幅寡割的工艺,得出明官服所呈现的“四幅制”结构属于中华制衣系统的十字型平面结构,具有布幅决定结构的特点,体现出从惜物尚俭理念到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升华。采用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考据法,对明代官服样本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明官服以“四幅制”为结构框架,其中袖式是官服定制的基础,不同长短、方圆、宽窄的袖式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物化结果。袖式结构中秦汉“交窬”裁剪技艺的发现,印证了明官服结构符合初于节俭、忠于礼法的造物逻辑和俭以养德的中华传统。

关键词: 明官服; 结构; 四幅制; 袖制; 礼法

中图分类号: TS 941.12; K 87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3)03-0189-07

Economical Etiquette and Law Created by the "Four Pieces System" of Official Uniforms in Ming Dynasty

LIU Chang, LIU Ruipu*

(Fashion Accessory Art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rules of economical official uniform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echnology of Ming official uniforms. It showed that the "four pieces system" structure of Ming official uniforms belonged to the cross shaped flat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stume system, which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bric determining structure, reflecting the sublima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cherishing things and advocating thrift to the spiritual realm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official uniforms specimens of Ming Dynasty by using the dual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physical objects and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of Ming Dynasty official uniforms was "four pieces system". And the sleeve type was the basis of official uniform customization, and different length, circumference, width and narrow sleeves were made as the materialized result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discovery of the cutting technology "jiaoyu"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of the sleeve structure prov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Ming official uniforms conformed the creation logic of originating from frugality and loyal to etiquette and law, as well as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frugality to cultivate morality.

Key words: Ming official uniform, structure, four pieces system, sleeve system, etiquette and law

“法式”原指建筑、器物制作的标准格式,“营造”指官方有计划、有目的地制作。在明朝,工部负责营造物品,且需遵循一定的法式,而明官服便是其中一例。中国传统的制衣法式均是以“幅制”为

结构框架营造。关于“幅制”有诸多记载,《左传》曰:“‘夫富如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幅,引申为邪幅。”^[1] 秦国律法确立二尺五寸(约45 cm)为布幅标准。北京大学博物馆所藏秦简《制

收稿日期:2022-10-23; 修订日期:2023-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22CG183);北京市学科建设-国家特殊需求-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项目(NHFZ20220007)。

作者简介:刘畅(1992—),男,博士,讲师。

*通信作者:刘瑞璞(1958—),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符号学。Email:332368081@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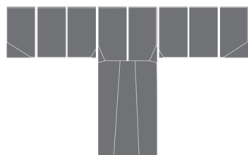
衣》记载：“布袤八尺(约 144 cm),幅(幅)广二尺五寸(约 45 cm)。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明代黄宗羲《深衣考》有言:“布幅阔二尺二寸(约 60 cm)。”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幅:“布帛广也。凡布帛广二尺二寸(约 60 cm),其边曰幅。”^[2]根据先秦到明清的古籍文献,可以认为“幅制”是一定存在的,且从秦汉到明清从未中断过。明代的“幅制”是继承秦汉多幅、唐宋六幅的营造法式而来,虽然布帛幅宽有变,但明朝也未因布幅变宽而遗弃“幅制”的宗法。

1 明朝“幅制”的传承

明初朱元璋令诸儒稽考古礼,提出“易胡俗,复汉礼”政策^[3]。通过对样本结构的系统研究,发现明官服普遍承袭着汉制衣冠的十字型平面结构,表现为以前后中线和水平肩线为“准绳”的特征^[4]。另外,明朝官袍在继承元朝服装“尚用”的基础上,坚持汉袍“布幅决定结构形态”^[5]的中华传统,因此,“明四幅”就成了明朝官袍的营造框架,甚至到后世清末民初的长袍亦坚守不弃。“幅制”并不是明人创造的制度,它有着久远且深厚的历史传统。古代官袍“幅制”演进如图 1 所示。

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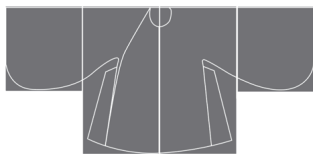
实物图



注:图片来源为江陵马山11号楚墓出土小菱形纹锦面绵袍(N15)。
(a) 秦汉多幅



注:图片来源为江苏金坛周瑀宋墓出土素纱单圆领袍(No.9)。
(b) 唐宋六幅



注:图片来源为泰州徐蕃明墓出土云纹暗花缎孔雀方补盘领缂角夹袍。
(c) 明清四幅

图 1 古代官袍“幅制”演进

Fig. 1 Evolution of ancient official uniform pattern system

“幅制”的营造之所以能够贯穿数千年,归根到底是它源于节俭的传统美德。传承千年之久的“善用布幅、寡用剪裁”造物理念进入官袍系统中,形成

“俭以养德”的礼法,说明从先秦到明清,“幅制”都坚守整幅寡割的节俭传统,特别是明朝“承周汉、取唐宋”,强调恢复汉统。明朝所倡导的“节俭”,是从生存需求升华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而“制度”是进入这种境界的保证,因此,官服制作“不惜工本”的说法就值得怀疑了,与其说官服坚持“四幅制”是为了追求节俭,不如说是为了达到修德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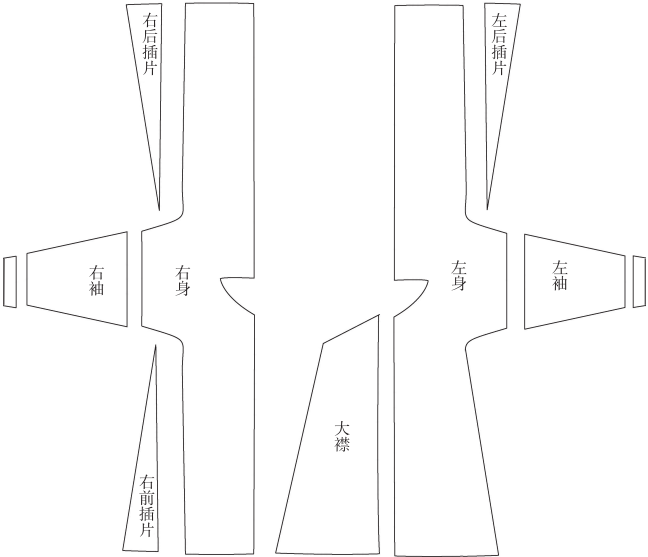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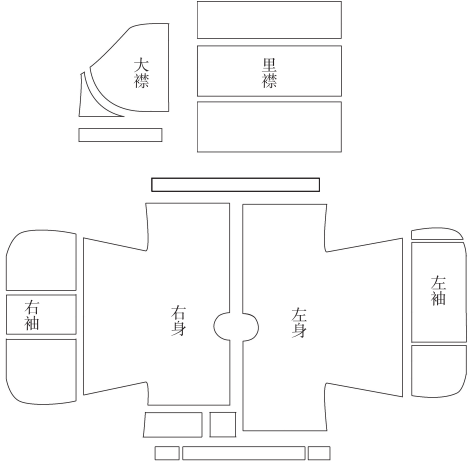
2 明代官服的“四幅制”系统

从先秦传统儒教到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无不渗透着“自然”思想,也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在官营制衣中最典型的就是“善幅施之”的思想^[6-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营造法式被推升到衣冠制度中,体现了“幅制”与文人贤士“俭以养德”修养的融合^[8]。汉唐两宋服装整体呈现出“汉统民分”的特点^[4],明代衣冠则表现出“多民族大一统”的汉制特点,特别在官服中成为定式,但需在尊卑礼仪上加以区别,即礼服强调汉制,常服、便服可用民族融合式。值得注意的是,“四幅制”的结构特征始终保持不变。《大明集礼·卷三十九·冠服总绪》点明衣冠制度的重要礼制意义:“传曰,冠首服也。首服既加,然后人道备。故君子重之,战国以来,人自为礼,家自为俗。岂知古之司服有制哉。”^[9]可见,明朝的基本国策是在明承元制的基础上复兴汉统,形成“多民族大一统汉制衣冠”的社会风貌^[10]。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依据汉文化复兴而来的礼服和燕居服保持了正统祖制,并与少数民族常服相融合,以礼教思想进行同化(或称“华统”),使其满足“善明用之”的要求。这意味着当权者更注重大明统治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单纯为了恢复汉统。“为我所用、因时制宜”成为明官服的基本要义,明朝“多民族大一统汉制衣冠”的服制极具政治智慧,通过引入盘领袍、曳撒袍、贴里袍、褙护袍等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元素,形成官员的基础性官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汉统朝服、祭服或是源自少数民族的官服,它们的质地、服色、纹饰等会因等级、官阶、规制而改变,但隐藏在服装结构之下的“幅制”则相对稳定。明朝官服的“四幅制”结构见表 1。

明代官袍系统整体呈现出蒙俗汉制的“四幅制”特征,并在“四幅制”框架下衍生出不同长短、方圆、宽窄的袖式系统,以应对不同的礼法规范。这是古代文官制度及多民族一统的背景下,明朝官服集大成的物化成果之一。

表 1 典型明官服系统的“四幅制”
Tab. 1 "Four pieces system" of typical Ming official uniform system

类别	相关信息	款式及实物图	四幅制
朝服	礼服，交领大袖，颜色质纹分级，用于国礼朝贺场合	 <p>(来源：孔府旧藏)</p>	
燕服	礼服，交领广袖，胸背分级（嘉靖朝及其后朝），用于慎独雅集社交	 <p>(来源：孔府旧藏)</p>	
公服	制服，盘领阔袖，颜色质纹分级，用于大朝会等场合	 <p>(来源：孔府旧藏)</p>	
常服	制服，盘领阔袖，胸背分级，用于议事社交	 <p>(来源：李雨来收藏)</p>	

续表			
类别	相关信息	款式及实物图	四幅制
便服	戎服，交领窄袖，颜色质纹分级，用于劳作、出行等		
赐服	常服，贴里袍式，次阔袖，云肩襕制分级，用于出行仪式		

3 幅制“准绳”下的袖式宗法

随着大明礼制的不断完善,明代官服袖制也渐成系统,这可视作帝制衣冠发展到顶峰的一个标志。明代官服虽然是在蒙元服制基础上重构的,但周汉“侈袂寡戎”的文化现象必然作为复兴汉统衣冠的依据。交领右衽大襟配大袖,表尚礼之意;盘领右衽大襟配阔袖,为公用;便服配窄袖,为尚用。这便是明官服“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的祖律复兴^[11],亦可视为明文儒“借袖言志”的实践^[12]。一方面,以礼制规范指引袖制,提升了袖式的正统性;

另一方面,袖式的制度化使古代文官制度更具精准度和执行力。明文儒“借袖言志”并非仅停留在典籍的文字记载中,丰富的考古发现也给出了实证。明人对传统袖制的复兴和对前朝旧制的继承,既不是简单照搬和模仿,更不是无章可循的混制,而是根据礼法尊卑制定了营造的规则:礼燕之服表至尊,公常之服示官威,便戎之服重功用,御赐之服显尊崇。明朝基于对不同官服的定位来决定袖式结构,这使明官袍袖制与服制具有相同的体系。唐宋时期,官服初步形成以服色、质地和纹样为核心的官服等级制度,而明朝首次系统地将官制和服制相结合。系统成熟的明官服袖制结构是明官场礼制

的证明,即大袖为礼服,广袖为燕服,阔袖为常服,窄袖为便服(戎服)。从服装结构来看,明官服的“四幅制”结构为袖式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随着匹料幅宽的增加^[13-14],袖子结构中的拼接线逐渐外移(远离中线),但它不会消失。袖中的拼接线随着布幅宽窄而改变,这并非制度规定,而是传统手工织造发展的结果。因此,历代官服的袖拼接线数量不同,位置也不同。靠布幅控制的中心线被称作“准绳”,这种营造宗法是无无论哪个朝代都不可擅动的祖律^[2]。“准绳”在先秦被称为“督(袷)”,

唐孔颖达疏《周礼》中有“衣裳之背缝”“负绳及踝以应直”“如绳之正,故云负绳”^[6]。“袷”便成为使用布幅的“准绳”。“明四幅”坚守“准绳”营造,并被纳入制度中,直至晚清的官袍亦是如此,这就是传承千年的“十字型平面结构”系统中的“准绳”。因此,上古、中古至近古官服的“多幅制”“六幅制”和“四幅制”,对布幅的善用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准绳”始终没有改变,即使清代官袍回归草原文化,其马蹄袖结构也是遵循明官服“四幅制”的“准绳”袖制传统(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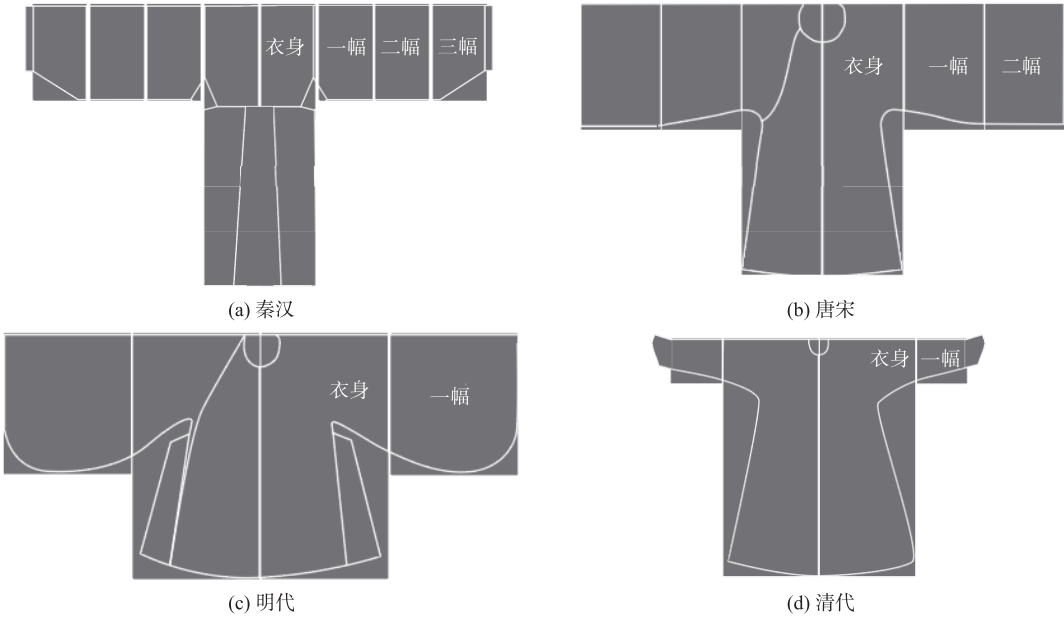


图 2 官服“准绳”袖制的演进
Fig. 2 Evolution of the "coordinate" sleeve system of official uniforms

明人通过造物规则将礼法制度、政治秩序、道德规范等伦理内容包含在各类器物中,使其具有“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袖式是通过袖胡样式的变化表达“别贵贱,分等级”的尊卑礼法,这或许是“上承周汉,下取唐宋”的明服制践行“格物”的结果。官服袖制所传之道,就是儒教所倡导的礼乐制度之“道”,正如宋代翟耆年所言:“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道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智,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岂徒炫美资玩为悦目之具哉?”^[15]

4 “幅制”规范与袖式节俭

明官服袖制是由“四幅制”下“准绳”(“袷”)、接袖(线)结构和袖式构成的。明代官修文献记载

文官袍“一尺阔袖”^[16],武官袍“弓袋窄袖”^[17],这无疑是对两汉垂胡袖和蒙元小袖制的继承。先秦时期,先民以玉器礼天地,中国古代朴素的“方圆观”仪轨在《周礼·大宗伯》有明确记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18]此传统观念亦体现在明官服袖制中,明人多以袖形方圆借代“处世之道”。“方圆”在明代有:“为人处世,当方则方,该圆就圆。方外有圆,指天地间”的说法,这与官服纹章“圆尊方卑”“胸背补制”同构,形成明官服的礼制尊卑系统^[19]。此外,宽袖而广胡为官员的礼服,窄袖而小胡为武将的戎服,明官服通过袖胡不同大小、宽窄、纹样的组合,形成其独一无二的、体现礼制尊卑的袖式。明官服袖式系统可谓是以物质形态表现官制礼法的典范。图 3 为笔者根据中国丝绸博物馆、孔府旧藏、泰州博物馆、盐池冯记圈墓和私人收藏所绘制的明官服袖胡制式标识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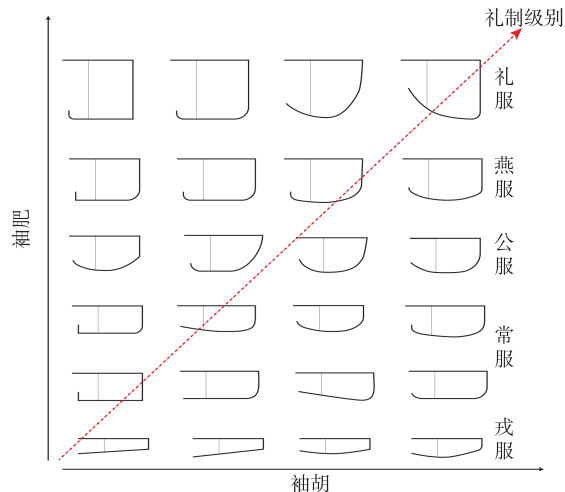


图 3 明官服袖胡制式标识系统

Fig. 3 Recognition system of the sleeve style of the official uniforms in Ming Dynasty

明官服袖制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体现,且“节俭”思想被贯彻其中,无论是崇礼的宽袖还是尚武的窄袖都是如此。结合北大博物馆所藏秦简《制衣》,发现明官服袖结构是古老交衿技艺的体现^[20]。交衿是古人匠作中最省料的裁剪方式,秦简《制衣》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均有“布袤八尺(约144 cm),

幅广二尺五寸(约 45 cm)。”^[21]此制在《汉书》中被提及:“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若燕尾,垂之两旁。”^[22]交衿实为斜裁剪法,从整体面料斜向破开,呈两个上下倒置的互补梯形(或三角形)(见图 4)。从先秦到明代都坚持着“割要寡用,幅要奢(整)用”的节俭造物理念,体现出古深衣“盖有制度”的传统。通过实物与古文献的相互印证,得出明官制礼服级别越高,袖胡越大,甚至满幅施之,这看似奢侈,实则尽可能保留整幅,即最大程度保留织造的成果,体现“俭以养德”的理念。在当今日本和服和李氏朝鲜韩服中,仍保留着交衿技艺^[23]。千百年来,对袖式裁制的释读仅停留在礼法制度层面,隐藏在物质文化中的术规并未受到重视,鲜有发现裁剪技术中对“节俭”的传承,这或是中国“重道轻器”的学术传统所致。需要注意的是,清代统治者摒弃“上衣下裳制”的汉制衣冠传统,使延续千年之久的“侈袂尚礼,寡袖尚用”传统被中断,奢袖在清朝被遗弃,幅要奢(整)用的观念也随之消失,导致今人认为“不用、少用”是节俭,而忽略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充分利用”才是节俭。这便是古人“物尽其用”的传统节俭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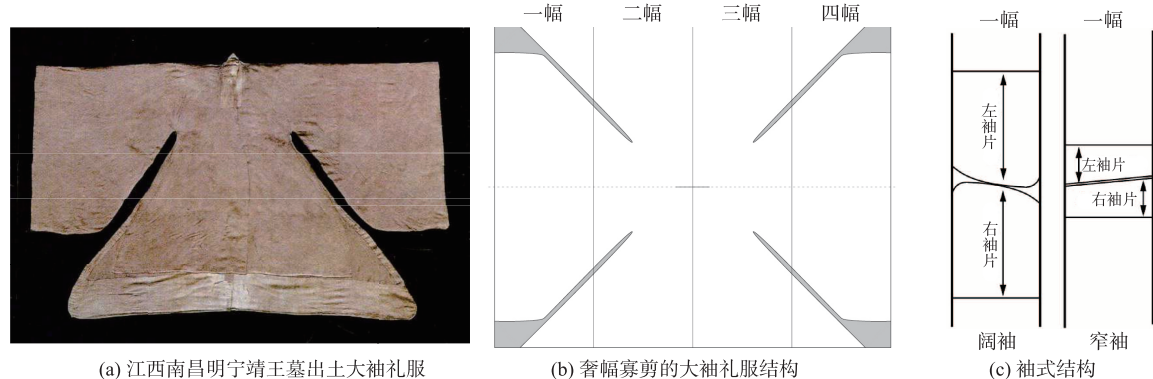


图 4 明官服袖制结构继承的古老交衿术规

Fig. 4 Ancient cutting technology inherited from the sleeve system of the official uniforms in Ming Dynasty

5 结 语

通过对明官服样本结构的系统研究,认为明“四幅制”是从秦汉“多幅制”、唐宋“六幅制”发展而来,可以说它是儒教理学格物致知思想和文官制度下形成的服制语言。明官服所有品阶中无一例外地遵守“四幅制”结构,意味着明官服继承了汉制衣冠“布幅决定结构形态”的十字型平面结构系统,创立了基于节俭造物观与俭以养德传统的“四幅制”模式。

中国帝制衣冠传承数千年,在最后一个汉王朝——明朝发展到了顶峰,儒家格物致知经典造物

逻辑在明官服“四幅制”结构中得到体现,也是民族大一统的象征^[24]。从明朝洪武开国到崇祯殉国的 200 余年间,明诸儒稽考古典礼制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俭以养德智慧,明代官服就在蒙俗汉制的基础上,与文官制度相伴相生^[25]。而后历朝明君建业修典,整饬朝纲,以示“建极绥猷”的决心,明官服“四幅制”结构以实践开创了明代的文官制度史牒。

参考文献:

[1] 左丘明. 左传注疏·襄公:卷 38[M]. 杜预,注. 孔颖达,疏.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南昌:南昌府学,1815

(嘉庆二十年).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下:卷 7[M]. 咸丰十一年补刻皇清经解本.广州:广东学海堂,1829(道光九年).

[3]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4] 刘瑞璞,陈静洁.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汉族编[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

[5] 刘瑞璞,邵新艳,马玲.古典华服结构研究:清末民初典型袍服结构考据[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6] 戴圣.礼记·深衣[M].郑玄,注.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7] 刘瑞璞,魏佳儒.中国古典华服结构的格物致知命题[J].服饰导刊,2015,4(3):17-20.

LIU Ruipu, WEI Jiaru. The proposition of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the struc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costume[J]. Fashion Guide, 2015, 4(3): 17-20. (in Chinese)

[8] 许祖华.严复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9] 徐一夔.大明集礼[M].李时增,修.内府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530(嘉靖九年).

[10] 王守仁.大学古本·问[M].明隆庆至万历刻百陵学山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584].

[11] 佚名.大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第 36 卷[M].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12] 王世贞.觚不觚录[M].绣水沈氏《宝颜堂秘笈》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586].

[13] 班固.汉书·食货志:卷 24[M].颜师古,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宋景祐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4] 林庭,周广.江西通志·赣州府:卷 34[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556(嘉靖三十五年).

[15] 翟耆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籀史:681 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6] 张延玉.明史[M].武英殿校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739(乾隆四年).

[17] 佚名.大明律集解附例[M].修订法律馆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08(光绪三十四年).

[18] 萧子显.南齐书[M].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景宋蜀大字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9] 刘畅.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18.

[20] 刘丽.北大藏秦简《制衣》释文注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5):57-62.

LIU Li. Explanatory notes to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54(5): 57-62. (in Chinese)

[21] 刘丽.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2(2):43-48.

LIU Li.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52(2): 43-48. (in Chinese)

[22] 班固.汉书补注[M].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3] 구혜자.한복 만들기——침선노트III[M].서울:한국문화재보호재단,2010.

[24] 邓显鹤.沅湘耆久集:卷 57[M].邓氏南邨草堂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843(道光二十三年).

[25] 荀况.荀子:卷 9[M].嘉善谢氏刻《抱经堂丛书》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787].

(责任编辑:沈天琦)